



“生命应该燃起火焰” 90岁学者出自传回望文学路

春暖花开,正是生命绽放的季节。3月26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新书发布会暨学术人生分享会在北大博雅酒店举行。今年90岁的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拓荒者和奠基人,也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来自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和分享乐黛云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突出的学术成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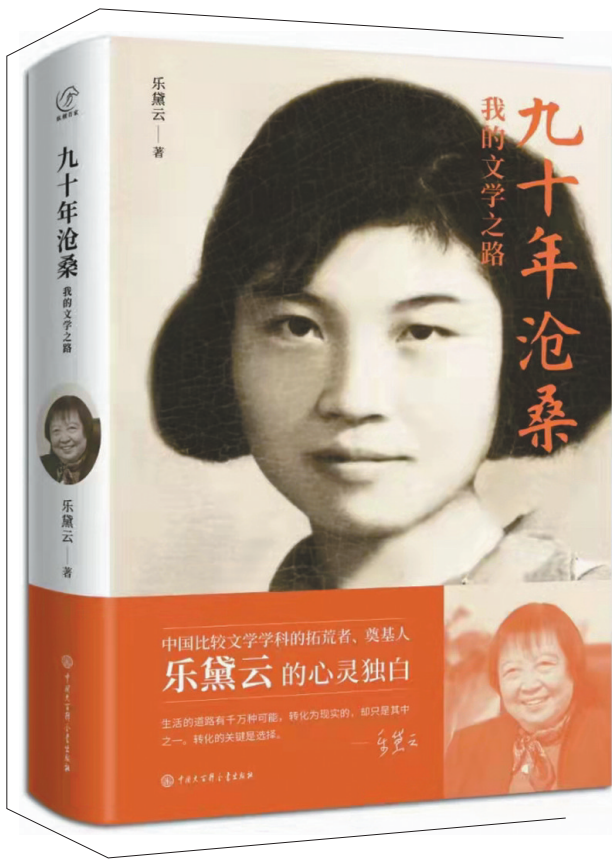
一位女性学者 与命运的奋斗

出生于1931年的乐黛云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她“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也学会了耕地、播种、收割,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

五十岁的她,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时候,毅然决然选择了重新开始。此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又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成为整个人文研究中一条异常活跃的“鲶鱼”。

乐黛云说,“虽然我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北大。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我从小就立志从事文学工作,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在乐黛云看来,人生的关键是选择,“生命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在这本称为作者“唯一自传和心灵独白”的《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乐黛云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她跟命运的较量,她对学问的追求,她对一个个自由灵魂的怀念,都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她笔下的胡适、蔡元培、马寅初、陈寅恪、吴宓、沈从文、季羡林、王瑶等北大校长、老师们,都有独特的风采和人格魅力。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

执笔撰写 “比较文学”词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金双介绍,乐黛云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重量级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一版)的“比较文学”长词条就是乐黛云先生执笔撰写的,她的学术成就滋养了几代学人,她对九十年人生历程的回忆同样也能启迪和激励广大读者。”

乐黛云桃李满天下。很多著名学者是她的学生。在这次新书发布会的学术人生分享会环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风趣地说:“据说,乐老师的学生包括了好几代人。如果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应该算是第一代老学生了。乐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思想的自由、开放和活跃,和我们读书时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是相当融合的。”

北大教授陈平原、洪子诚等也结合自己的经历,从各自的角度谈了他们所理解的乐黛云先生,对乐先生在比较文学、跨文化和文化思潮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金双介绍,乐黛云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重量级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一版)的“比较文学”长词条就是乐黛云先生执笔撰写的,她的学术成就滋养了几代学人,她对九十年人生历程的回忆同样也能启迪和激励广大读者。乐黛云先生与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是“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此次出版的《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是大百科“纵横百家”书系的一种,与汤一介先生的遗稿《我们三代人》都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珠联璧合,堪称学人传记的典范。”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自传是乐黛云的心灵独白。

中年人生的“情”与“爱”

——读中篇小说《等到天晴》

□彭明凯

时下在达州本土作家中,中篇小说能屡上《黄河》《滇池》《青年作家》一类杂志甚至被《小说月报》等权威刊物转载的如凤毛麟角,蒋兴强便是其一。去年冬,笔者就收到其新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等到天晴》,原本想写篇评论,奈何俗事繁多,创作任务繁重,加之又缠绵病榻数十天不得动弹,现就集子中同名中篇《等到天晴》作一简要漫谈。

实事求是说,甫一读完《等到天晴》这部中篇,我还真有些青春回驻的恍惚。男女主人公郑本、江月都是经历失败婚姻的中年男女,然而他们对情爱追求那种炽烈,丝毫不亚于初入情场的青年男女。且不说男主人公为了第一场约会义无反顾地奔赴一个陌生城市,单是二人见面时那种诗情画意急不可耐的亲密,以及分别后那些浓情蜜意的微信短语,就在我这个中年男人的心里油然升腾起一种跟不上趟又有些仰慕的失落之感。

依笔者之见,中年其实是一个略带悲伤的词汇。上有老,下有小,身边全都是依靠你的人,可一转身才发现,除了自己的背影,没有一个依靠者。尤其是如此,中年男女更需要爱与温暖,需要来自妻子或丈夫的柔情蜜意。对于圆满幸福的家庭自没得说,可于爱情和婚姻不幸的男女呢?

正因此,郑本和江月的表现,想来当是千百个历经婚姻挫折的中年男女重逢真爱后的共通“病兆”吧。只因我没有这种经历和经验,体会不了这份狂热也属自然。有人说,当今时代,爱情是个奢侈品;遇到一份真爱殊为不易,对于从情感婚恋泥潭中重新翻爬出来的中年男女更是如此。郑本,记者出身的作家;江月,一名教育战线上的文学爱好者。说起来,与我也大抵算是同行,我理解他们的率性,但无法钦佩江月的个性,也由此而惊叹作者对现实社会婚恋情感的体察之深锐。

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语,叫“油腻中年”。该用语据说源于当代著名诗人冯唐一篇题为《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的文章,其中之“油腻”,便是油嘴滑舌、油腔滑调、不修边幅等,总之是指一些让人看着讨厌不招人喜欢的特质。显然,“油腻中年”当属贬义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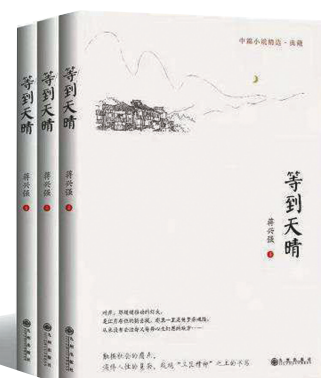
不过,这些特质与《等到天晴》中的主人公是丝毫沾不上边儿的。为此,我试图从男主人公郑本的身上寻摸作者蒋兴强的身影。在我印象中,每次见到的蒋兴强是一副衣冠楚楚,言谈举止一本正经的绅士模样;尤其让我敬佩有加的是,他对文学创作的那份执著和勤奋,对文字推敲的那种一丝不苟,几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尽管他在题记中说是被约到茶楼“听来的”,但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将男主人公郑本与他“合二为一”。

好小说来源于现实,其实每一个中年男女,都有相似之处,都是一块温润的玉,因为他(她)献祭了青春,换来了人生的阅历。尽管岁月带走了他们年轻的容颜,累加了他们的年纪,但终究也同等地回馈了他们。只是遗憾的是,人到中年,成长的同时,也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和太多的责任重担。

生活的劳累,已经让他(她)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经营爱情了,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爱情的占比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珍贵。可他(她)也是血肉之躯,面对这滚滚红尘当中的绚烂,又怎么能够做到毫不动容呢?所以,与大多数二婚中年男女一样,郑本和江月的爱情真要修成正果,重组婚姻与家庭,还得面对比青年男女更多的现实问题,准确说,要面临更多的压力和阻力。事实上,《等到天晴》的故事结局,男女主人公终究还是分道扬镳了。

如此一来,让我这个中年读者疑惑不解了:郑本和江月之前的执著和狂热,真算爱情吗?或者说,是真爱吗?既是真爱,为何不进行到底?从文本故事看,二人面对的确有外界阻力,导致二人最终陌路而行的主要因素似乎又不是外力。

为什么?作者在小说中没给答案;或许压根儿就没有答案。但读了,一定会发现春天的气息和现实的玄机,也想再与妻子演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恋。



《等到天晴》